

五代墓誌彙考

周阿根 著

全國最佳圖書出版單位
中華書局出版
ISBN 7-309-04000-0
定價：25.00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五代墓誌彙考 / 周阿根著. —合肥: 黃山書社, 2011. 12

ISBN 978-7-5461-2287-8

I. ①五… II. ①周… III. ①五代墓-墓誌-彙編-研究-中國
IV. ①K877.4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46670 號

五代墓誌彙考

周阿根 著

出版人: 任耕耘

責任編輯: 宋啓發 周振華

責任印製: 李磊

裝幀設計: 陳強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郵編: 230071)

經銷: 新華書店

營銷部電話: 0551-3533768 3533762

印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551-5859596

開本: 880 × 1230 1/32

印張: 21.5

字數: 500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61-2287-8

定價: 70.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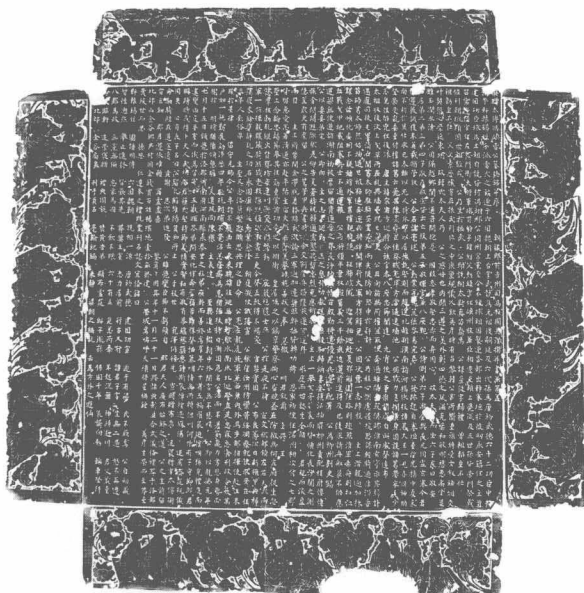
(本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及時向承印廠調換)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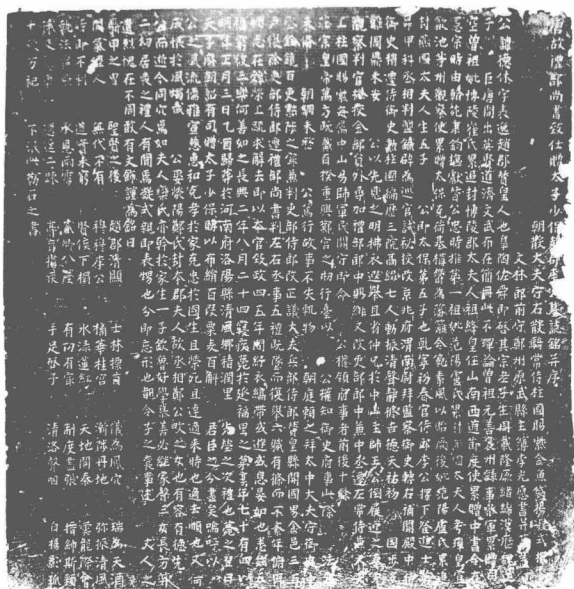
安萬金墓誌

[illegible]

馮暉墓誌



雷景從墓誌



李德休墓誌

三才啓序二聖垂明既分天地之形靈烈烈乾坤之像是在
微音如遠淋德播揚慧範早著於宮闈賢明素前
於里館即今永定縣孔氏也大人以无類靈苗孝文
感於天聲表瑞治風騰芳金枝結踵米三立玉榮烟
聯於八座而況三從順直四德承親崇婦禮以宅方脩母
儀而敷訓可以千鍾慶書百祿宜家萬隆士載常
光顯朱門之貴夫公束竹子掛龍韜美譽之名超
今邁音夫人方以蘭庭總慶香閣永榮何道疾之無
德奄從風滅魂隨逝水魄逐川波縈結子孫悲寂兒女於
是選擇異地脩飾靈宮香潔數千銜哀道送風雲
杳是失色山巖為之宵際固刊石以留名則雕銘而不朽
其詞曰
偉哉懿範
崇贊英靈
才高詞靈
聰辯察終
六親風靡
四德蘭馨
方隆家國
顯輝兒孫
何榮疾瘳
賢慈無愆
大報厥主
將沒鴻具
堂留聲無
室泛燈燈
一歸長夜
永附泉門
男言拜稽
長興九年歲次庚申拾月辛卯朔拾玖日己酉

吳越故地名李府君墓誌銘序
所居諸邑皆閩人也。且祖高南渡是為吳人也。
曾祖
祖孔考蜀。
齊君即爵之嫡也。嗚呼性屬棘門志
武勇強征討奉國定君嘗有履殿之榮也而
乃堅強作氣義為懷與明友文王而有信不順時之譽也而
納諫進忠品三寶最顯賢聖謂其情善舍棄嘉祐何
乃字吳選妻松入五海世之素已國致天年之限俄而回
難延齡將及遐亦以天福七年歲在壬戌三月十四日終于
沙洋邑之祀第身春秋七十九要少壯戍合民居長尚未
月所刊也有書四人長曰唐潘次子及將又神釋焉又稱
宋氏次曰元求娶汝南周氏始為良恩娶吳郡陸氏次曰齊溫
未及婚隨方流言定亦以此歲府君未履歷前交外
痛如仙侶在頃早喪母二人長曰仲麟適渤海高氏次日張
娶趙城錢氏早世若人長曰仲麟適渤海高氏次日張
府君之喪以天福八年歲次癸卯二月十八日歸窆于北山
楊州常熟縣東北二里穀行側崇善里梅李市北公墓
村和買奉剛季收地之存札也其地封方兩畝東西
南北一十步切恐後遷今段里墳更移年月當深記代
往人赴故事不犯粉微郵刻石限用為不利

李章墓誌

[illegible][illegible]

序 一

王國維先生曾指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古史新證）『二重證據法』即將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結合起來，以『徵前代之事實』，『匡史文之訛謬』，達到證史和補史的目的。墓誌是放在墓裏刻有逝者生平事跡的石刻文字，大致濫觴於秦漢，盛行於隋唐。墓誌作為地下出土新材料，為我們瞭解相關歷史時期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細節，展現了真實歷史多元和立體的一面，尤其是墓誌均為當時經手書後刻成，一經刻成，埋於地下，難以改動，其中大量的日常生活用語保存了其時語言文字使用的原貌，而傳世的紙質文獻幾乎多為後時資料。相較而言，墓誌文獻可以說是最為可靠的同時資料，在歷史學、漢語史等領域的研究方面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我國歷史上，唐宋並稱，盛極一時，而五代十國則是介於唐宋變革之間的亂世時期。蔡

東藩五代史演義自序稱：『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踰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鋌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讎敵也。元首如弈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骨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嘗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尚不與焉。』五代十國短短數十年，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政權更迭，『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致宋人修史時不由發出『亂斯極矣』的浩歎。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則一語中的，指出：『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蔡東藩五代史演義自序說到他所生活的年代，曾慨歎『今則距五季已越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泯泯棼棼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告往知來，史可為鑒。逝者如斯夫，古人沒有現在繁華世界聲光電色的錄音錄影，現代高科技也無法起古人而詳詢，幸而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二重證據透過滄桑悲涼而字字分明，歷歷在目，昭示着歷代王朝的更替無非皆是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所謂『一治一亂』也就是魯迅先生直捷了當標明的亂世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墳·燈下漫筆）。然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孔子家語），五代十國作為唐宋變革的關鍵轉折期，其興衰之理正在於『豈非人事』，誠發人深省，值得我們花大力氣作深入研究。惜由於史料不足，學者研究歷史往往把五代作為唐代的附屬，前些年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隋代墓誌銘彙考、唐代墓誌彙編及其續集等相繼出版，而五代墓誌的彙編則一直闕如，實為憾事。阿根君有鑒於此，多年來多方尋求，爬羅剔抉，潛心搜集，研究考校，撰成五代墓誌彙考，共收錄五代墓誌二百四十二方。五代墓誌彙考的出版不僅可以與漢魏南北朝、隋代、唐代墓誌相承接，彌補五代墓誌沒有輯錄的遺憾，填補墓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的一個空白，而且正可以從一個側面來補充五代史料的不足，有裨於研究五代的社會狀況，政治結構的變化，人口的遷徙，民族的融合，種族之間的關係和思想信仰以至文體演變等，為研究五代歷史、語言、文化和探索唐宋的變革提供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誠為可喜可嘉。

中國傳統學問的精髓是樸學，迄今為止一切有價值的人文學術，無論是理論的闡發還是文本的解析，幾乎在所有的層面上都必須也必定是以實學實證研究作為基礎的。從事學術研究的核心是一個『實』字，即下實功，做實事。五代墓誌彙考就是這樣以實學實

證研究作為基礎的實事。阿根君在高校青年教師中是一位勤奮有為的人才，治學踏實嚴謹，在漢語言文字學方面鑽研有得，尤其在隋唐五代墓誌文獻語言以及近代漢語俗字、詞彙研究方面成果頗豐，已發表四十餘篇學術論文，充分顯示了這方面的研究能力，所撰五代墓誌彙考集已有能見到的五代墓誌之大全，且校勘精審，補正了已有著錄或釋文成果的一些疏失。如文物春秋二〇〇六年發表的新見唐王李茂貞墓誌淺釋云：『然後遵睿謀於全晉，誓復宗祧。除僭位於大梁，重明日月。留侯借筋果，裨創業之君；謝傳圍棋允，贊中興之主。』阿根君細核原拓後發現，『借筋』實為『借筯』，『筯』、『筋』形近而誤，也寫作『借箸』。『謝傳』不詞，原拓實作『謝傳』，『傳』和『傳』俗寫形近而誤，『圍棋』實作『圍棋』，由於文字釋讀疏誤，把『留侯借筯』和『謝傳圍棋』兩個常見的用典給泯滅了。又如有些五代墓誌錄文中把『壇封』誤作『壇封』、『徙居』誤作『從居』、『互構』誤作『牙構』、『破瓜』誤作『破川』、『福延』誤作『福返』、『魚符』誤作『莫符』、『親疏』誤作『親疎』等錯訛，阿根君的五代墓誌彙考也都一一作有補正，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更可信賴的校本。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一本第二分冊，又見陳美挺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版第二六六頁）墓

誌不僅是出土文獻的新材料，而且墓誌的語言學研究也是學界近年的熱點課題，由此可見阿根君的研究可謂已預流。

學問之道重在傳承，治學之道貴在創新。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正在迅速地改變着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們封閉的心態和狹窄的視野。陳寅恪先生曾概括二重證據法在二十世紀初的發展為『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近年來墓誌研究也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不斷拓寬，除了與出土實物和傳承典籍相參證外，還旁涉有關的域外文獻。阿根君時當盛年，在五代墓誌的研究方面也正不斷拓展，現正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等多項省部級研究項目，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文獻學和語言學結合的方法來探討五代語言文字之概貌，考索五代墓誌詞語，尤其是一些疑難詞語，揭示五代墓誌詞彙在漢語詞彙史上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五代詞彙系統的基本面貌。在此，我們期待着阿根君在五代墓誌和近代漢語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早日相繼問世。

徐時儀

二〇一一年九月

序 二

關於五代墓誌的發現與整理，清代的金石書籍最先注意收錄墓誌的目錄。就墓誌之鄉洛陽的情況而言，當時祇有零星發現。知縣龔崧林修纂，於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刊行的洛陽縣誌尚未收錄石刻。到了嘉慶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由舉人陸繼輅、知縣魏襄修纂的河南洛陽縣誌創設金石卷，收錄本地四百八十九種石刻目錄，在僅有的九種墓誌中後晉贈太傅羅周敬墓誌赫然在列。後來常茂徠（公元一七八九至一八七四年）輯洛陽石刻錄，收集墓誌碑刻、造像題記等五百餘種，而五代墓誌祇有兩種，即後梁鍾公墓誌和後晉羅周敬墓誌。吳式芬（公元一七九六至一八五六年）撰金石匯目分編，將石刻按省、府、縣分地域編列，洛陽縣下收墓誌二十七種，亦僅將河南府學藏後晉羅周敬墓誌入錄。就全國範圍來看，大致如此，見於著錄的極少。

清後期洛陽出土古代墓誌漸夥，尤其是清末民初汴洛鐵路和洛潼鐵路開工以後，當地興起盜墓風潮，五代墓誌也就漸漸多了起來。一九一六年，顧燮光彙集各地新出墓誌

二百餘種成琬琰新錄一卷。後來將洛陽北邙等處發現墓誌自晉迄元約百種，增益之曰古誌新目，石印四卷於一九一八年刊行。一九二三年復出增訂本，按年代序列洛陽北邙山新出墓誌。其中五代墓誌十八種，誌主為後梁賈邠、崔崇素，後唐吳夫人曹氏、張植（稹）、毛璋、毛璋妻李氏，商在吉、渤海縣太君高氏（張滌妻），後晉梁瓌及夫人王氏、張德明（張明）、王廷胤，後漢□（龐）令圖、王進威，後周安重遇、陳府君、石金俊及妻元氏、蕭楚（處）仁，十國吳汪氏，數量遠遠超過了前朝。

至於彙編釐定五代墓誌文辭，保存原始資料，這一基礎工作起步就更晚了。北宋洪适著隸釋、隸續，為彙集漢魏晉碑刻錄文最早的著作而無墓誌。元陶宗儀編古刻叢鈔，以唐代墓誌為多。明都穆撰金薤琳琅，主取漢唐石刻文。諸書開鈔錄古代碑刻墓誌文章風氣之先，而彼時五代墓誌尚未問世。清代載錄石刻文辭的書籍至夥，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昶（公元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六年）金石萃編，錄歷代碑刻文一千五百餘種，祇在卷一二〇中收全文長達兩千餘字的羅周敬墓誌。陸耀遹（公元一七七一至一八三六年）金石續編收歷代石刻文字四百餘種，僅於卷十二錄五代墓誌三種：檢校太子賓客王彥回墓誌、尋陽長公主墓誌、中郎將石映墓誌。陸增祥（公元一八一六至一八八二年）八瓊室金石補正收石刻文多達三千五百餘種，而五代墓誌亦僅見三種：會稽鍾公墓誌、中書令王鎔墓誌和左武衛中郎將石映墓誌，分見於卷七九和卷八一。以上三書在墓誌錄文之後皆

附以諸家跋文，嘗試研究。清代專錄一地石刻的著作也很多，如阮元（公元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九年）山左金石誌、沈濤（約公元一七九二至一八五五年）常山貞石誌等。可是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僅鈔錄了幾方五代墓誌而已。這裏要特別提到黃本驥（公元一七八一至一八五六年）的古誌石華，專抄墓誌文，道光以前出土的多已採錄。就十分稀見的五代墓誌而言，在卷二五、卷二六中亦列九種之多。誌主為：後梁梁重立、樂某妻徐氏、王彥回，後唐朱行先、劉某妻楊氏（尋陽長公主），後晉羅周敬，後周某君（大唐故府君）、李訶妻徐氏，後漢石暎。今天我們祇能看到羅周敬墓誌的拓本，其他的八種則完全依賴清代學者的錄文來瞭解墓誌主人生平了。其後，民初羅振玉亦刊佈輯錄各地冢墓遺文的專書多種，集其大成。

以往由於未能及時將五代墓誌錄文刊佈出來，墓誌原石因物換星移而失落。清代童鈺（公元一七二一至一七八二年）在河南金石誌中敘新安縣的五代漢清河郡太君誌銘（乾祐三年王德成撰），孫星衍、邢澍撰，於嘉慶壬戌（公元一八〇二年）年刊行的寰宇訪碑錄卷五著錄各地五代墓誌、塔銘六種，其中的檣山大師塔銘（後梁貞明元年四月）和高陽許氏夫人墓誌銘（後周顯德四年十二月），還有其他書著錄的後梁張策中丞伍公墓誌（貞明元年）和後晉通州石固尉鄧茂墓誌，都因為沒有拓片與錄文傳世，也就不見於這本五代墓誌彙考了。